

场域重构导向下的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研究

——以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为例

徐雅冰, 刘安珍, 张小涵, 全 晖

【摘要】以济南商埠区的核心区域——“一园十二坊”为例, 为保护商埠区日益损坏的城市肌理与建筑风貌, 恢复传统风貌区昔日的活力, 借助场域理论, 入场域中的关系式思维模式讨论在空间层面上场域如何被人感知, 进而被利用。分别从“物场”“钱场”“人场”这3个方面探寻物质场与非物质场的设计策略, 以及新常态下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的有效途径与手段, 以期实现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风貌的保存与维护、街区功能的调整与适应以及街区发展的活化与宣传。

【关键词】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 场域理论; 传统风貌区; 保护利用; 活化更新

【文章编号】1006-0022(2025)07-0100-09 **【中图分类号】**TU984、X171.4、F299.27 **【文献标志码】**B

【引文格式】徐雅冰, 刘安珍, 张小涵, 等. 场域重构导向下的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研究: 以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为例[J]. 规划师, 2025(7): 100-108.

Research o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newal of Traditional Style Area Guided by Field Reconstruction: The Case of "One Garden and Twelve Blocks" in Commercial Port of Jinan/XU Yabing, LIU Anzhen, ZHANG Xiaohan, TONG Hui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tyle area of "One Garden and Twelve Blocks" in Jinan is the core area of Jinan's commercial port distric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creasingly damaged urban texture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 commercial port and restore the vit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style area, the field theory is used to introduce the relational thinking mode to discuss how the field is perceived and utilized at the spatial level. With an exploration of design strategies for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fields from three aspects: physical field, monetary field, and human field, as well as effective ways and means to revitalize and update traditional style areas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One Garden and Twelve Blocks" in Jinan's old commercial port is expected to preserve and maintain traditional features, adjust and adapt block functions, and revitalize and promote block development.

[Keywords] Jinan's "One Garden and Twelve Blocks"; field theory; traditional style area;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renewal

0 引言

我国经济在经历30年的腾飞发展之后, 城市化进程步入完善阶段,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风貌区盲目拆除历史建筑、新旧建筑穿插布局等问题。城市不再一味地大拆大建, 而是以保护利用、活化更新为准则进行街

区改造, 寻求合理有效的策略与方法, 以求街区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1-2]。本文从社会学的场域理论介入, 基于传统风貌区内场域失衡的情况, 从“物场”“钱场”“人场”3个方面解析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活力缺失的原因, 提出活化更新策略^[3], 扩展场域理论在建筑学领域的

【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2022-K-18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24BLYJ05)、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科技计划项目(2024RKX-CSGX027)

【作者简介】徐雅冰, 博士,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并任职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文化遗产保护与再生工程技术创新中心。xuyabing20@sdjzu.edu.cn

刘安珍,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小涵,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研究生。

全 晖, 通信作者, 博士,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over@sdjzu.edu.cn

实践范围,不仅能解决物质层面的空间问题,还能依据场域理论的社会关系属性探索非物质层面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1 传统风貌区的发展困境

传统风貌区是城市中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风貌和地方特色,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区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前期保护更新过程中很多更新模式和方法的弊端逐渐显现,已积累下来一些无法忽视的问题,致使传统风貌区的发展陷入困境,停滞不前。

1.1 多方利益抗衡下的失重

传统风貌区往往从早期开始就占据城市中优越的地理位置,这导致传统风貌区不仅会遭受现代文明的“侵蚀”,还会面临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争夺和开发,其内部复杂的产权、修缮资金短缺、过度开发导致的风貌破坏等问题,均是各方利益分配冲突下的产物。当多方参与者长期进行激烈的抗争时,则难以避免出现一种危险的情况,即传统风貌区更新策略始终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没有针对性的决策和统筹规划作用于传统风貌区,会导致其长期处于失控的边缘,加上内部的物质空间被破坏、文化资源流失、“空心化”等问题无法尽快处理,加剧了传统风貌区的溃败,造成失序的局面。

1.2 传统风貌区文化内核的消逝

从目前传统风貌区的更新模式来看,往往出现“大批量”和“商业化”更新的失度现象^[4],更新的最终目的都转变为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与回报,这与传统风貌区的定义及其所应承担的城市角色往往背道而驰。政府进行改造的初衷

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城市风貌,但是在更新过程中,过度的干预造成内部原住民的流失、历史建筑变为新建筑,承担文化价值的物质元素与非物质元素的流失,渐渐造成历史文化价值的消散。此外,在互联网时代,相同的营销手段和策略让人们难以感受到各传统风貌区展现的文化魅力,当传统风貌区逐渐丧失其主体性的时候,文化价值内核就无从谈起。

1.3 传统风貌区自组织能力的缺失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传统风貌区内部各要素,如社会功能、空间布局和人口结构等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由于传统风貌区的特殊性,其与现代的住宅小区相比更为复杂,传统风貌区不仅承担居住的功能,还承担商业和文化展示等功能。但这并不代表传统风貌区无法形成自己的运行逻辑,上位规划在进行规划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一味地在传统风貌区内做“加法”,并不考虑这是否会对传统风貌区原有的运行模式造成影响,久而久之,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导致传统风貌区运行受阻。应当充分挖掘传统风貌区的底层运行逻辑,从整体出发,构建传统风貌区的自组织模式,使其具有抵抗风险、稳态发展的能力。

2 场域理论在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中的适用性

2.1 场域理论组成要素与特征

“场域”一词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后被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引入社会学。皮埃尔·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 and 构型”,即蕴含着客观关系的空间网络^[5]。从场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是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运用网络的思维去剖析问题和理解社

会现实^[6]。同时,皮埃尔·布迪厄总结了“场域”“惯习”“资本”这3个概念,将其作为场域理论的基本组成要素,并阐述了三者的关系^[7-8]。一系列独立于个体的意识而又相互关联的客观关系反映出场域的关系属性,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等。场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空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逻辑和规则,行动者在其中争夺资本的垄断权和场域规则的制定权,并在此过程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又呈现出场域的另一特性——斗争性。场域也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每个不同的场域都能根据自身的运行机制来运作。

2.2 场域理论与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的内在联系

若将场域理论的研究发展聚焦到建筑学领域,在知网上对场域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利用CiteSpace进行数据分析,可发现其多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和乡村振兴方向的研究^[9]。回顾主要过往文献,孙维思^[8]将“建筑场”理念引入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的研究,重视人们对建筑既有价值、院落居住环境、场域文化精神的诉求。朱博^[10]依据场域理论中的3个主体——“场”“资本”“习性”,提出了历史街区场域活化的3个概念——“物场”“钱场”“人场”,其研究分别从“物场”——建筑空间场域、“钱场”——业态经济场域、“人场”——人气场域3个方面提出了更新策略。吴婉儿^[11]提出用场域重构的方式解决传统街区文化场域结构失衡的根源问题,以实现传统街区文化的可持续再生。马可·波瓦蒂等^[12]提出场域特定建筑与城市更新之间的本质关系。部分学者提出了基于场域重构及关系理论实现历史街区的可持续性再生策略,但在传统风貌区的创新性、适应性保护方面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场域具备关系性、斗争性和自主性的特征^[13]，传统风貌区同样如此。场域理论强调参与资本的多元化，以及对场域运行的控制作用，资本力量同样是推动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的重要因子。在活化更新过程中可以通过资本的有效配置和资源转化，提升场域中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同时，皮埃尔·布迪厄的象征资本概念在传统风貌区的活化更新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资本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综合反映^[14]。传统风貌区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还是地方文化、习俗等符号化特征的载体。在更新过程中，如何通过象征资本提升区域的文化认同感和塑造地方品牌形象，进而吸引投资、游客或新居民，也是能否更新成功的关键。此外，传统风貌区的更新往往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利用斗争性特征了解传统风貌区中各方利益主体争夺资源、制定规则的逻辑规律，可以更好地掌握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的方向和实施路径。

3 场域重构下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的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

3.1 传统风貌区场域结构变化

行动者所接触的场域均处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当中，如果将整座城市视为一个大的场域，传统风貌区则是其中的一个子场域，而传统风貌区内部又包含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多个子场域，是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场域及其包含的子场域都随着内部构成要素的改变而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场域内各要素关系达到动态平衡，则场域平稳发展；反之场域内部失衡、关系紊乱，则场域的发展受到阻碍。最终场域消失，各构成要

素融于其他场域。目前，传统风貌区的场域内部发生变化：在空间功能结构方面，街巷肌理发生异变，部分建筑的功能被置换，旧建筑的拆除以及新建筑的植入，导致整个区域的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在社会资本结构方面，相较于原先仅依靠居住者本身的劳动所得和政府投入，如今增加了开发商投资和游客消费等；在文化生产结构方面，文化形式以现代思维呈现，参与主体数量由少到多，传统风貌区空间转变体现为文化空间内的社会关系由单一转向复合，文化再生产的子场域呈现多元化。场域中各要素相互影响，通过实践连为整体。基于这3种结构变化，提取“物场”“钱场”“人场”3个子场域：“物场”代表建筑空间的关系网络，包括由建筑及街道组成的物质空间形态；“钱场”表示业态经济的关系网络和文化价值，是行动者与空间资源关系的集合，包括业态架构及资本关系；“人场”代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政府、居民与游客

间的多重关系。见图1。

3.2 传统风貌区场域运行逻辑

城市更新以人为本，行动者是场域理论的基点，也是场域运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传统风貌区的“人场”，“人场”对“钱场”和“物场”起联结运行作用，其中的行动者群体是“物场”和“钱场”的持有者，他们的生活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物场”和“钱场”的发展。例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为传统风貌区注入活力，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商业活动的重要支撑，而居民的投资行为则为“钱场”的资金流动提供了动力。同时，“人场”中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关系网络也为“物场”和“钱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物场”对“钱场”和“人场”起基础支撑作用，“物场”为行动者使用资本在空间内发生的一切生产活动提供载体，“钱场”和“人场”都发生在“物场”之中。“钱场”对“物场”和“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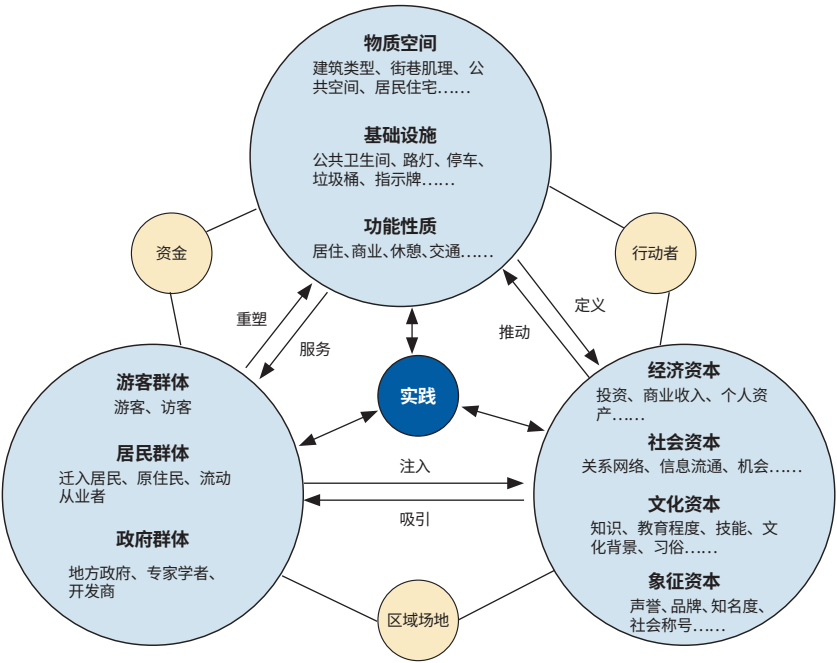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风貌区场域结构关系

起推动作用,“钱场”的资金流动也为“人场”和“物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如资金的投入可以用于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建设公共设施等,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此外,商业活动的繁荣也能为“人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增强居民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人场”的活力。“钱场”“财场”“人场”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三者的协调发展是传统风貌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只有使三者的运行达到动态平衡点,才能实现传统风貌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目前“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内的物质空间与非物质空间关系失衡,即“物场”“钱场”“财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失衡。全国各地的传统风貌区域基本受到政策法规的严格保护,居住在这些区域的人们被禁止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进行私自改建。然而在此之前,这些传统风貌区的建筑布局和使用空间等已难以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需求,呈现出物质空间发展滞后于非物质空间发展的态势,“物场”无法满足“钱场”和“人场”发展的需要,这种滞后性抑制了“人场”和“钱场”的发展,而“人场”和“钱场”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无序作用于“物场”,进而破坏了物质空间原有的价值。这一连锁反应最终使得传统风貌区难以吸引人流和资本的注入,逐渐失去活力。从竖向关系来看,传统风貌区的场域运行立足于自身的保护、发展与更新,中央政府制定相应的制度,地方政府执行政策,这种自上而下的作用经过内部的不断调整形成其运行规则。从横向关系来看,由持有资本的行动者通过社会实践对传统风貌区施加影响,而传统风貌区通过空间生产反馈给行动者,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由此达到平衡关系。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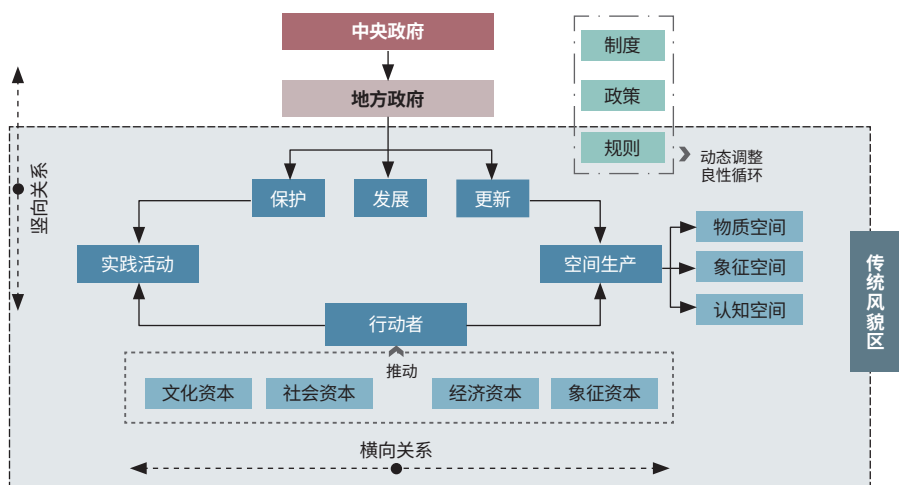


图2 传统风貌区场域运行

3.3 传统风貌区场域重构实现路径

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策略体系的搭建从片区价值识别入手,进行场域溯源,从场域、资本和惯习溯源至“物场”“钱场”“人场”3个维度,对其现状进行评估,进而发掘存在的问题。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的手段是以“人场逻辑”作为设计的底层逻辑,即根据“人场”的运行需要分析物场的滞后问题,再通过“物场”的提升来破解“钱场”和“人场”面临的困境。通过物质场域空间设计的手段来改善业态经济场域与人群场域:在“物场”方面,通过空间设计实现空间结构优化与新旧建筑的交融共生;在“钱场”方面,构建业态框架,强化产业联结,形成街区业态的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以增强片区的经济活力;在“人场”方面,营造空间氛围,以人为本,由需而生,凝聚场域人气。但场域的实现最终又是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围绕场域、资本、惯习形成的多元重构方式。以场域的关系网络理论为核心,基于要素间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的特性进行场域重构,实现传统风貌区在建筑空间场域、业态经济场域、人气场域方面的场域表达及协同发展,达到场域实现的目的。

此外,从场域关系的底层逻辑进行探究,场域实现的方法首先应分析场域内部的利益关系和运作逻辑,包括识别利益相关者、界定场域范围、分析资本的分布和运作方式以及明确利益关系的冲突点。其次,通过调整资本分布、改变场域的主从结构进一步调整利益分配,促进场域的变革,构建新的场域秩序,并对场域关系进行不断完善。经过持续的抗衡和动态调整,最终实现场域重构。利用场域理论进行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策略的路径探寻,以期最终完成传统风貌区的活化、利用和复兴。见图3。

4 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更新实践

4.1 现状分析

4.1.1 区位概述

商埠区是济南历史文化名城极具特色和魅力的区域,承载着济南自近代开埠以来的城市精神,展现当地城市面貌。“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是商埠区的核心区域,总用地面积约为47.9hm²。“一园”指的是中山公园(面积约为6.5hm²);“十二坊”指的是“三经六纬”围合而成的12个小街坊(面积约为38.5hm²)^[15]。

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的建成以及经一路等道路的修筑,奠定了“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的棋盘式格局。“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以商业用地为主,辅以居住、公园绿地等。该区保护结构属于济南“一核、五廊、十片”发展格局中的“一核”,即以历史城区及其周边为核心的中心城区^[16]。以“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传统风貌区内“物场”“人场”“钱场”存在的问题,同时运用线下实地调研和线上数据收集整理等方法,分析场域运行中的缺陷,探究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空间结构和社会文化机制。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传统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的平衡机制、新兴业态冲击下的适应性转型、人文活力提升策略以及可持续发展路径等核心议题,旨在为传统风貌区的有机更新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4.1.2 物质空间构成要素

“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内部80%的建筑是建造于20世纪60—80年代并具有一定保护价值的低层建筑,剩下的20%则为保护等级和保护价值较高的商用建筑、住宅建筑和宗教建筑。因此,“一园十二坊”仅被视作传统风貌区,而未与将军庙、芙蓉街—百花洲一同被列为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风貌区内除了有重要的保护要素及传统文化要素,还有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里式建筑。作为开埠时期重要的建筑类型之一,里式建筑占据了传统风貌区一半以上的面积,代表着此处的“物场”。场域作为社会学概念,指的是社会成员依据特定逻辑构建的社会空间,其发展反映了区域的整体演进。其中,物质场受经济场和人文场的制约与影响,导致同一建筑类型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化形态。里式建筑作为典型的传统建筑类型,其建筑特点与街巷肌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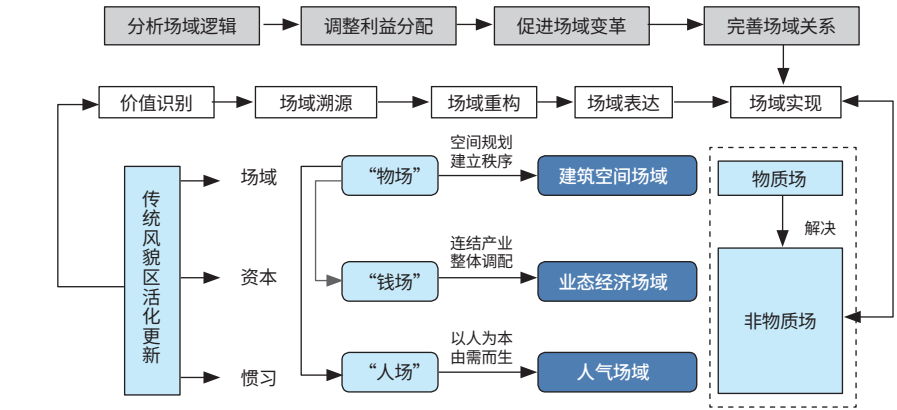


图3 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框架

表1 传统风貌区里式建筑特点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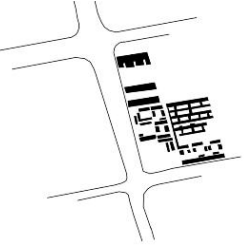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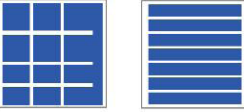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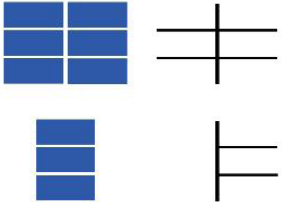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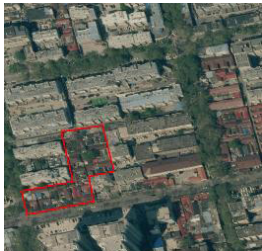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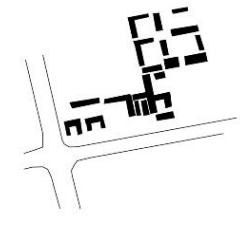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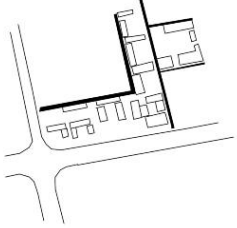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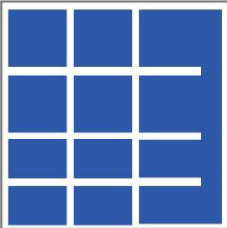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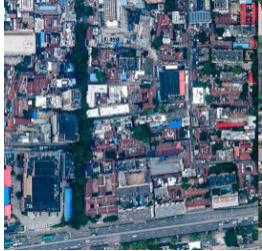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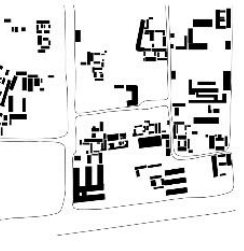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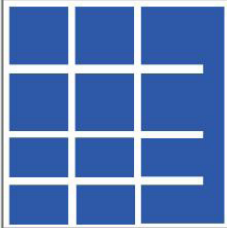
名称	新旧建筑分布	合院平面形式	入口与流线	里式建筑特点
通惠街街坊				①大部分的里式建筑为规则的四合院、三合院式,只有少部分是不规则的合院式建筑,但也具有合院的围合特点
福音里街坊				②合院式里式建筑尺度普遍较小,一个地块同时存在很多分散的合院群,与新建建筑穿插布局
大生里街坊				③尺度较大的合院式里式建筑数量较少且一般独立存在,位于街角
商埠区街坊				④建筑是否有二层,与合院的大小以及是否沿街有关系,入口的位置比较多变,沿街的合院式建筑会在沿街一侧建筑的一层开洞进入合院 ⑤济南的合院式里式单体建筑尺度较小,平面形状较为规则,以正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合院的建筑屋顶之间多数断开,少数相连

集中体现了物质场与非物质场的互动关系。通过研究传统风貌区内里式建筑的空间布局与建筑特征,以物质场的提升促进非物质场的发展,为保护城市肌理提供理论依据(表1)。

济南大部分的里式建筑群为组团式布局,位于地块中间则按照主次巷型的布局特点分布。同时,在城市肌理上,传统风貌区属于棋盘式布局,具有横纵

各自平行、互相交错的棋盘网格化特点(表2)。通过对整体街巷进行肌理分析,对“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中的街道进行分层次、分等级的保护,保护其名称、走向、尺度,整治不协调的街道建筑立面以及街道建筑宽高比,维系风貌区总体的棋盘式街巷肌理与格局。通过街道将重要建筑、重点商圈及园林风景联系起来,构建历史文化路径,最大限

表 2 传统风貌区空间布局与交通结构类型分析

区域范围	肌理图	路网关系	空间布局类型	交通结构类型
 福音里			 组团式与沿街式	 主次巷型
 平安里			 组团式与行列式	 主次巷型
 大生里			 组团式	 主次巷型
 商埠区			 组团式	 主巷型与主次巷型

度地展示传统风貌区的精髓。

4.1.3 人群活动构成要素

人群活动构成要素是“人场”的核心组成部分，精准识别群体特征并对各类行为者的偏好进行数据分析，以期后续对“人场”的文化韧性、社会凝聚力等进行提升。

分别开展线上小红书打卡点统计和

线下人群统计工作，发现线上热度比较高的地方有中山公园、张采丞故居等。

线下分别对游客和居民进行采访，结果显示，游客一般前往“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开展以参观开埠时期历史建筑为主的文化活动，或是参与文创体验等互动性项目；居民则会在风貌区内开展锻炼、社交等日常活动。同时，两类

人群中接近半数的人对传统风貌区的现状持不满意态度。游客的不满意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建筑保护状况欠佳，具体表现为建筑本体维护不足、修缮管理不当等；二是体验项目类型单一且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居民的不满则集中在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这一核心问题，包括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

完善、生活便利性较差等方面，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

后续通过小红书数据中心的信息检索，发现济南中区网红打卡点排行榜中只有一处位于“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内，按照话题度和内容搜索“一园十二坊”也只有寥寥几篇笔记，数据较少。将线上的冷淡反馈和线下节假日的火热情况进行对比，可推测出风貌区的人群占比中，外地游客较少，济南本地人居多（表 3）。

4.2 存在问题

经过上述分析，“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物场”和“人场”两大方面，进而导致“钱场”发展受阻。

4.2.1 “物场”问题分析

传统风貌区内的里式建筑群保护情况较差，被新建筑分割，导致风貌难以连续，文化价值被削弱，里式建筑单体的保护也因为数量过多而被搁置。此外，街巷空间尺度基本良好，街道与建筑的宽高比适宜，但部分路段人行道狭窄，通行不便。在街巷界面方面，如经三路、纬四路等道路的街巷界面连续完整、业态多样，但仍有部分路段的街巷界面连续性较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韵律感也有所降低。另外，街巷还存在路灯照明设施不足、样式杂乱无章的问题，居民住宅区域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缺乏休憩设施和公共活动区域。

4.2.2 “人场”问题分析

济南商埠区规划广受好评，然而实际人流量却与之不相匹配。与济南市区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相比，“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的热点关注度和人流量均较低。节假日、周末与平常工作日，传统风貌区的人流量差异显著：改造后的商埠区在周末和节假日人流如潮，达到饱和状态，工作日却门可罗雀，风貌区居

民的正常生活因此受到不同时段人流变化的影响。商埠区位于市中区，交通耗时与成本较高，同时缺乏具有吸引力的业态，导致游客前后两次到访商埠区的时间间隔较长，易造成客源流失。此外，传统风貌区内的业态虽呈现出一定的聚集分布特征，但缺乏有效路径进行串联，且部分地块的业态分布较为杂乱，进而引发人群行动流线不畅、来访意愿降低等一系列问题。

4.3 “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策略

本文基于场域理论框架，将传统风貌区的“物场”“人场”“财场”归纳为物质场域与非物质场域的二元结构，构建两者间的互动机制：一方面通过物质场域的优化设计解决非物质场域中人

群活力不足、业态低端化等问题；另一方面，依托非物质场域中社会文化价值与经济活力的提升，反哺物质场域，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具体实施层面，遵循规划与政策协同的原则，通过建筑高度控制、风貌核心保护区划定等技术手段，对传统风貌区空间形态进行精准调控。这种干预不仅能够实现场域功能的重构与空间表达的创新，还能通过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的有机融合，推动场域内部各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动态平衡，最终形成具有历史延续性、文化认同感和经济可持续性的新型场域格局。见图 4。

4.3.1 整“物场”：场域叠合，新旧交融

通过整理传统风貌区空间，注重空间层级的塑造与新旧元素的融合，实现历史沉淀与新生活力的交融共生，从而

表 3 小红书平台关于“一园十二坊”打卡点的选择数量

主题	地点	推荐原因	推荐量
以“一园十二坊”为主题	山东省邮电博物馆	典型的德式建筑，原为山东邮务长住宅，现为博物馆	54/100
	小广寒电影博物馆	讲述昔日电影的故事，感受旧时光的魅力	68/100
	张采丞故居（老商埠）	精致的老虎窗，满墙的玫瑰花，拍照打卡超级出片	85/100
	皇宫照相馆	既可以照相，又可以参观老济南摄影行业的发展变迁历程	64/100
	中山公园	好似与商埠隔绝，于闹市中寻求一处僻静；瞻仰孙中山先生	87/100
	宏济堂博物馆	以生产中成药驰名内外	55/100
	瑞蚨祥绸布庄	天安门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面料由瑞蚨祥绸布庄提供	61/100
以济南历史街区为主题	北洋大戏院	著名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尚小云等都在此舞台上留下身影	47/100
	胶济铁路博物馆	日耳曼艺术风格的老建筑，在此可以搭乘 1973 年的蒸汽火车头	67/100
	华夏书信文化博物馆	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提供的小册子可以集章	52/100
	济南老火车站	已经被完全推倒重建成现在的济南站，是历史的遗憾	41/100
	山东德华银行旧址	德式建筑，建于 1901 年，后改为德华银行办公楼	64/100

资料来源：小红书客户端。

达到平衡发展。结合地块的历史建筑、街道尺度、立面特征等元素，营造多样化的空间氛围，既彰显风貌区特色，又为人群活动与业态分布奠定基础。首先，对于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应实施严格的保护和修缮措施，确保其风貌得到完整保留以实现新旧建筑的整体协调性，保留建筑年代与风格的差异性特色，使新旧元素在视觉上形成统一而又不失个性的整体效果。其次，保持风貌区原有的街巷布局和尺度，在确保车道通行功能和街区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拓宽人行道，优化步行空间，创造连续的游览观赏路线，将风貌区内的历史景点、文化设施、商业空间等串联起来，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步行网络。最后，综合考

虑 D/H 高度比，保证建筑高度控制在既定范围内，注重立面连续性以及新旧建筑立面之间的对比与节奏变化，形成丰富的视觉层次，并在住宅区域的关键位置设置休闲空间、文化设施等公共节点，提升传统风貌区的公共性和活力。注重多层次场域的叠合效应，统筹协调社会文化场域与经济场域对物质场域的功能需求，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发展。

4.3.2 聚“人场”：场域营造，强化氛围

结合“物场”的场域叠合，从使用人群视角出发，深入分析“物场”塑造对空间氛围的积极作用，增加文化实践，留存历史记忆，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认

同感，以实现吸引人流、凝聚人气、增强街区活力的目标。坚持人本理念，立足人群需求，分析行为者的惯习，梳理场域中不同角色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理解他们的需求、期望和行为模式，做到以人为本，由需而生。一方面，打造“一园十二坊”IP，推动其向潮流化方向发展。通过深入挖掘传统风貌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结合现代审美和潮流趋势，复原老式集邮处、洋行模拟点等具有特色的历史文化空间，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强化传统风貌区的文化属性与吸引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高度辨识度的品牌形象。同时，加强网络宣传与推广，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道，扩大传统风貌区的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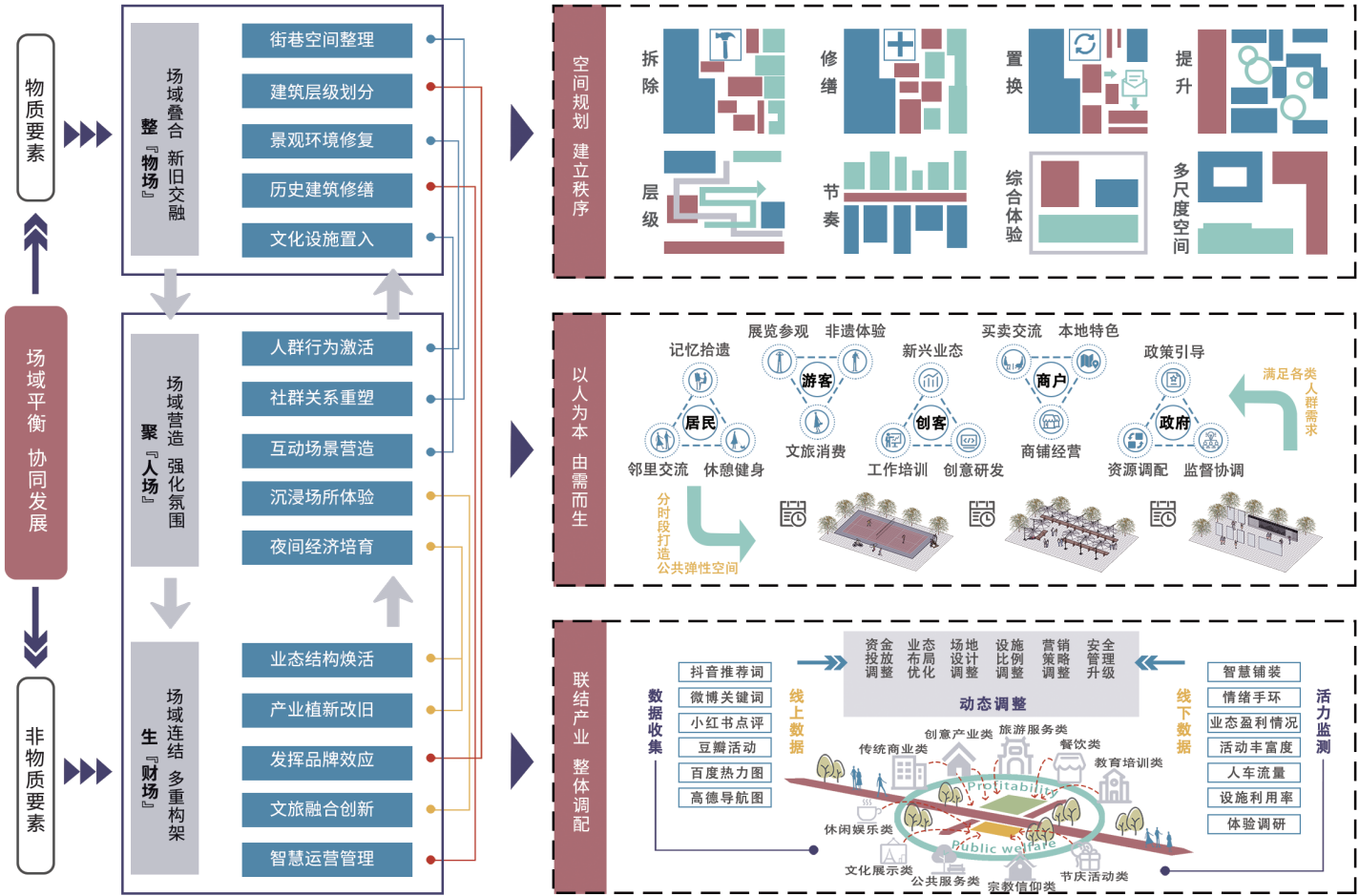


图4 传统风貌区活化更新策略

会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另一方面,综合考虑居民与游客两类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如设置不同时间段的活动安排、调整空间布局以适应不同人群的活动习惯等,平衡场域空间主体参与者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合作共赢,避免因单方妥协的方式处理矛盾,构建包容性强的共享空间,提高空间活力。

4.3.3 生“财场”:场域联结,多重构架

传统风貌区的业态分布依据不同地块的环境特质与人群需求自发生成,其经济结构会呈现出复杂的动态演化特征。通过适度干预,将自发形成的产业进行有效联结,通过科学的规划手段与政策引导,将分散的产业要素进行有机整合,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网络,达到场域联结的目的。借助产业架构对传统风貌区进行整体的把控与调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的互补协同以及空间的高效利用,推动传统风貌区经济良性循环,并提升社会活力与经济竞争力。

提出可变业态的思路,即根据传统风貌区的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空间功能,建立弹性空间,灵活开展集市、演出、展览等多样化活动,以持续创新的业态形式提升场所的吸引力,保持风貌区的商业活力,满足游客和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基于现有的业态集群状态,实施精准微调,以优化业态布局和提升风貌区整体竞争力。同时,构建线上商业监测系统,实时掌握风貌区各业态的经营状况和市场趋势,为规划者提供数据支持;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鼓励创新业态的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依托大数据平台,搭建监测风貌区业态的网络平台,实施智慧化管理运营,实时监测街区的客流量、消费热点、业态分布等信息,为规划者提供决策依据;构建动态变化的业态框

架,预测传统风貌区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整治融合提供科学依据。此外,网络平台还可以作为传统风貌区品牌推广和营销的重要渠道,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者的关注,为场域空间永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5 结束语

本文以济南商埠区“一园十二坊”为例,基于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传统风貌区场域运行规律,解析传统风貌区更新的阻滞因素,提出相关活化更新策略。通过对“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的概况、政策及演进历史进行梳理,确定传统风貌区内现存的重要建筑类型——里式建筑,对其平面类型和街区的空间布局特点进行分析,调查研究了“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此,从“物场”“钱场”“人场”3个方面探究了传统风貌区的维护、更新与活化策略,通过改善传统风貌区内的物质要素来提升非物质要素,再由非物质要素反哺物质要素,进而带动整体场域环境的良性循环。“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位于城市的文化核心区,作为济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其现存的城市空间形态有着很好的发展潜力,更新与活化策略能够有效提升传统风貌区内的城市空间活力,并为其他存在传统风貌区的城市发展与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王建国. 历史文化街区适应性保护改造和活力再生路径探索:以宜兴丁蜀古南街为例[J]. 建筑学报, 2021(5): 1-7.
- [2] 冯艳, 李金洁. 人—空间协同视角下的历史街区影响评估指标构建及应用研究:以嘉兴市月河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 规划师, 2023(3): 64-72.
- [3] 赵思源, 梁栋. 武汉历史街区的保护与

更新实例研究[J]. 中华建设, 2024(6): 74-76.

- [4] 孙港. 综合视角下传统风貌区更新改造的使用后评价研究:以典型巴渝文化传统风貌区为例[D]. 重庆: 重庆大学, 2023.
- [5] 杨柳烟. 触媒理论下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设计研究[D]. 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 2023.
- [6] 吴锋, 刘浩, 赵桐, 等. 场域理论下小城市工业遗产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研究:以西海镇为例[J/OL]. 工业建筑, 2024[2024-11-05]. <https://link.cnki.net/urlid/11.2068.TU.20241105.1340.002>.
- [7] 耿婧文. 场域视角下北京老城胡同公共空间活力更新策略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23.
- [8] 孙维思. 哈尔滨历史街区“场域”保护与更新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2.
- [9] 张杨, 何依. 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进程、特点及趋势:基于CiteSpace的数据可视化分析[J]. 城市规划, 2020(6): 73-82.
- [10] 朱博. 历史街区的场域活化研究[D]. 荆州: 长江大学, 2018.
- [11] 吴婉儿. 基于场域理论的苏州环秀传统街坊更新设计[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0.
- [12] 马可·波瓦蒂, 单靖雯. 设计与场所:场域特定建筑与城市更新的经验[J]. 装饰, 2021(1): 38-43.
- [13]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14] 马宇钢. 场域—资本视角下历史街区保护发展研究:基于西安回坊历史街区的解析[D]. 重庆: 重庆大学, 2022.
- [15]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一园十二坊”传统风貌区保护规划社会公示与征求意见[Z]. 2021.
- [16] 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Z]. 2019.

【收稿日期】2025-03-01